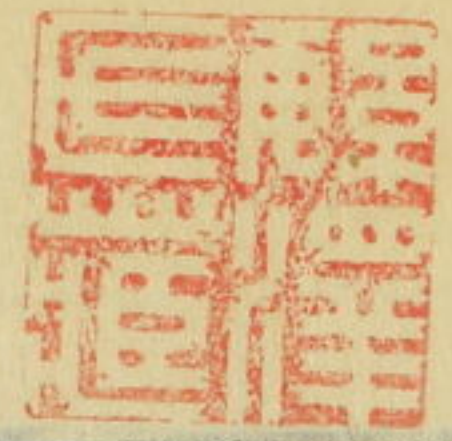


華陽先生文集

和6  
657  
3





華陽先生文集卷之五

長門 山根清子 濯 著

男 泰德有隣 校

門人 吉田文獻子 徵 輯

序

送山代縣令松君序

蓋我藩出為縣者周府上之山口山代及吉田次之  
乃其他皆兄弟也至縣即出令決獄選擇群吏更定  
繩墨得一切便宜從事而使民忘歎息愁恨之心漢  
所謂良二千石者職耶今藩廷方鄉儒術文學之士



彬彬乎進矣。日我二三兄弟相尋，登用松君，今亦轉  
崎陽行人，為山代云。無文者從旁謂安用夾策之士，  
為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不達於政。文辭相  
矜如春華，何益於殿最。夫代辟在疆場，距國都遐遠，  
民不霑教化，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其西北石長，東南  
周藝，一彼一此，往來雜俗。而其部之邑三十有三，  
遠數十里，阻山近六七里，夾水邑各有長，而政習不  
齊。古聲為難治尚矣。縣治所在，號曰本鄉，賢豪兼并  
之徒，三老百吏之家，州處于此。蓋亦一都會也。而其  
為地不利，前有妬谷，後有戾丘，饒竹木禽獸，而嘉穀

不殖。於是民皆采楮，穀于山，擣抄為紙，其利不啻鹽  
鐵。仰給于官，平其價以充賦。儻其持鉏鉤田器者，甌  
窶不滿篝汗，邪不滿車。終歲耕而糟糠不饜，遂至使  
編戶之民無土著之心，蔑視本業。維末之競，或扞闌  
出物私販利之所在，如水之趨下，澆淳散樸，並行偽  
貌。甚者為姦觸大罪，百爾吏三老及伯格長，雖陽禁  
之暴陰相為繫援，往往受賕枉法，網漏於吞舟之魚。  
是惟鞭箠使安，遑禮節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  
越，不相入矣。百金固不得易搏黍，徒滋其亂而已矣。  
超然相議，幸我之敗，以甘心。彼且何知黃次公為，穎

川稱天下治行第一。即亡益潤飾吏事。安用從獄中受書矣。龔少卿亦不聽文學。卒史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且代俗孰若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乃輒誘進之。修起學官。大化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上焉。博物公孫僑。佩弦西門豹。子游之絃歌乎。武城子賤之彈琴乎。單父豈爲不効哉。而前數令。豈皆乏學術。每以爲不可及。良二千石何哉。蓋用非其數耳。以智高舉。訑訑聲音。拒人乎千里。矩規舊章。輕焉不省其心。謂前爲之法者。何人。我何人。自吾爲古而已。破觚而爲圓。刻朴而爲雕。淆亂紛糾。吏

錄巧詆爲姦。不則弱其職矣。清靜無爲。以化治。自稱惛惛無辨。垂拱一聽。舞文老吏。上陵之不悛。下嘗之不報。此斯所以毋失賢者意也。而遂病神明之稱。至甚者。則取下媚上。使遊聲譽。以文姦匿。藉令能絡一時。往往不出數年。而名壞處穢。奚祇暴貪婪之心於國人。遺臭同類。夫然。故且乎來從旁者之言。曩松君行人乎。崎陽有聲。以君素優德。服若難治之民。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父母之心。嗟乎難哉。寬則民侮。猛則民不親。寬猛固執其中。蒞縣之日。百爾吏三老。及伯格長。逢迎道傍。傳命分行。教邑中豪猾。亡賴之

徒翕然戒飾有司無復沈命坐累之憂父母之心徧乎人心庶民子來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於是乎對揚藩廷休命不使我二三兄弟緘口而以間執夫匏瓜視我二三兄弟從旁者之口豈不愉快乎

送統將赤城子浮海逐閩舶序

曩丁酉之役余蓋猶及見之閩舶大迫邊疆中外洶洶即傳檄徵發西抵赤爛關大具戰艦草岸而望賊浮海扼之豐筑角之我倚之遂拒走之於是嵩砂越濱薰洲要害亦擱然授兵登埤矣嚴烽火謹斥埃瀕

海數百里傳命一日豈謂後事禦之乎爾來十年于今或來或不來未有勒士衆如丁酉之役者也而赤目直虜東窺諸州之道以春秋耀吾軍士距關備他盜今統將赤城子亦振旅蒞止云華陽山清送行曰蓋此州者國之西垂而與三韓百粵纔阻一水疆場寇擾由來尚矣世傳蒙古墳高句驪阪蓋其入寇之地也而今察虜狀非欲砥劍矯箭直漸于陸爲竊盜殺掠之謀者矣温言以悟之以海風波爲解不行發銃以從之懸席鳥散如景不可復搏違涯可二十里銜艦而守列檣如雉矣顧夫沿海凶徒貪我貨財罔

我邊氓輕扞國家屬禁以物相貿易耳藉使有為中行說者干賊中包藏禍心究維賈豎小醜亦何能為乎據譜赤城子蓋將種也奕世繼箕裘人賈其餘勇即奮然一怒雖蒙古十萬乎不能還者二人余豈謂此之謂哉豐筑鎮兵夾水居之其於要害有輔車之義實同功一體者也而洋中之政一此一彼何常之有重構怨於諸侯而失事機乎上奉武昌教令內有大臣掣肘即少失焉一克敵後三怨將起故曰克敵易奉上難奉上易協和內外難子產以博物也相鄭能禦諸侯之侮以二十年一兵不加于國內外以

協和矣吁辭之不可以已如是夫赤城子嘗夾筴于縣子之門好脩文辭則曰吾豈匏瓜為武也哉逢掖寡斷介胃愚粗位乏兼才士之耻也余於是乎知赤城子其人也云爾

八谷翁八十序

前此五年春津叔子負笈遊上國余亦遊焉偕受業于伊氏之門兄弟不啻也叔子燕間語及已所以學狀與家大人未嘗不竦然扼腕也叔子之言曰治之翁為人慎靜而尚寬不濇子弟過失為官治事不苛小至屬吏往往稱曰躬行長者云一日召治之曰

來孺子汝勉旃我生之初遭家不造我思先人不敢  
寧居則奮曰我躬何多難也夙夜惕厲自誓不以病  
遺於子孫壯而好學服官恪砥行誼爵秩屢遷乃今  
老于家汝兄弟二人善相容長子業已負荷爲念惟  
孺子也莫汝若他子弟任俠自喜六博蹋鞠競爲富  
貴容人之不天豈謂惟命之咎也汝勉旃君子念始  
之者也迺取詩書肄業及之治之受命而飲冰夾筴  
于縣先生所頃之補學弟子蓋三四年所也又告治  
之曰汝旣服勤名重於諸生間蓋之洛徵文獻聞伊  
氏名儒也汝往矣莫以余也曰唯未果他日又曰汝

緩矣何後我之言也治之曰不敢夫子今殆乎耄耄  
違顏咫尺尚猶不寧而矧千里風馬牛人子不若是  
愬吾何行如之翁艷然作色曰汝不聞也孺子之生  
日弧矢射四方安用兒女子繕繕爲速裝叱不止於  
是乎治之在于茲余聞叔子之言而乃歎曰嗟長者  
哉谷翁嗟有父道哉谷翁叔子之學之所以日造良  
有以也夫谷翁賢者也而世之所謂扇枕舞斑者曾  
是以爲孝乎叔子務其大者哉叔子宦三年道進乎  
技聲藉藉乎都下甲辰春遂卒業而還余亦還矣亡  
何侯以叔子之博古儒雅也命嗣今家咸稱得人谷

翁欣然始以爲不承哉。越明年谷翁年八十高矣。春二月饗老諸學。谷翁與焉。侯親臨之。厚遇靈寵。云於是叔子復謂余曰。昔者我嘗與子言於洛。今治之之喜。謂之何。請子爲壽。余曰。不佞無文。何當嚮。則聞治古時。云敦龐醇懿。比戶皆躬行長者。故人自壽考而降國靡常。札差天昏相繼。乃知俗之流而漓也。勢也不復此矣。而今偃干戈於海內。百餘年於此。此民也。猶之三代矣。豈謂國而無人可乎。今觀谷翁之行與言。固生長治古者。何以過焉。且矣。天介景福。以壽則若此。以子孫則若彼。誠國之祥也。麟乎鳳乎。誠國之祥也。稱彼兕觥以壽。

送河士參之東都序

前于今十年餘所。士參尚幼。挾筴覽楚。往來鄉校。余一見。稠人廣坐之中。以識其爲渥洼駒哉。就語則果有食牛氣。既而余東游京。三年還。則士參試爲弟子。負旣廩于校。殆非昔日所視之阿蒙爾。來朝誦夕習。七八年于今矣。業日進。一日聲藉藉乎起海北。君以縣先生之爲故。故因而介招之。士參未肯起。二三兄弟相議曰。於戲。何屈士參於家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匠人斲而小之。則爲得其志乎。僻在一邑。



騏驥固地展足係而羈焉犬羊何擇且藩廣勵學官  
之路大教育人材而多歲所收藏之四方精英其學  
之材之優也如士參者有幾許才固不易得也何不  
待時干校而大行其所學也爲國爲士參不起斯可  
余曰不然也在昔仲尼有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而  
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  
教士大夫雖隨其所遇而殊乎國之與家何別即所  
仕所仕于家者非邪則仲尼亡論季路冉有之賢而  
聞道也豈失所擇焉汗不至從我所好而辱身於非  
其所仕也夫海北君藩之宗室賢而好士麾下濟濟

不乏其人而玉帛召士參者豈徒哉蓋海北周之巖  
邑也而都城百雉有民人有社稷雞狗之聲相聞元  
元富庶可以爲善於是乎設爲庠序之教旁及講武  
之方罷士無伍罷女無家群萃州處使就閒燕優游  
理而抵道揖讓之化徧俗絃歌之聲起家牛刀有所  
用而非武城者之比假令歷九州干七十餘君未遭  
遇也則士參能致千里之材邪乃縣先生伯樂也善  
相千里馬而又善相食千里馬者授焉吁噫哉夫然  
則驥足有所展也歟豈云係而羈焉哉今藩之興于  
學海北君與有力矣若余不佞亦爲斯文竊受賜云

士參往焉。日誦墳典，丘索而薛居州乎其傍，則君之所學稍益進焉。儀式刑先王之典，好古之美，日彰好古之美，日彰則藩之士大夫誰不矜式。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巨室之所慕，固一國之所慕也。於是乎使曰：嗚呼！夫士參之學成也，既以儒術飾其身，而復以相其主，延被于邑于國，斯貌榮名，永不朽矣。有人于校哉！所養可觀焉也。豈不愉快哉！夫然則於藩於校，有功也多矣。士參起可，二三兄弟咸稱善，且親老欲待時于校，歲其可待乎？不擇祿而仕，斯其急乎？士參蹶然起，尋有東遊之事，書以為贈。

阪翁六十壽序

古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先王之法言，而搢紳先生雅言之。太史氏傳伯夷也，獨不能無惑於天人之際，則曰：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蓋太史氏身被腐刑，心有所感乎此，以其所近觀者言耳。然卒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則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淫善禍福之道，雖一旦或勝天平，天定亦能破人。伯夷盜蹶之名，芳臭彰彰乎千載之後，則天之報施善人，豈其可誣哉？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其際會之幾，不可以意計，亦惟天爾聞。阪翁結髮起從政，在官四十年。

如一日矣。歷事三朝。凡諸要路。靡弗試焉。內劇則借而內外劇則借。而外意若不可旦夕少翁。而翁好學。謙讓下士。而不伐功。推轂後進。惟恐不及。向者再佐相府。銓衡人物。制作法令。興學化俗。皆與有力。翁既不愛其才。以媚人。主人主亦不愛其官。以讐翁。凡所至。卓犖樹績。建白規創。傳措紳吏。民間於是乎藩。考績增秩。後不獲意於用事者。罷官。罷未再期。又起監營築于東都。三年而竣事。大得賞還。尋出知山代。知翁者扼腕曰。以翁勲勞于國事。今出知縣。此疏之也。請辭以疾。翁曰。不然。夫代地僻陋。政化未浹。古聲爲

難治尚矣。幸以余之耆德未耄。出莅焉。何薄淮陽在官五年。人足家給。化大行。侯聞召見之。賜金慰勞。客歲夏徵於代。又入佐相府。於是三爲今官。今茲年六十。春三月從侯東行。先行十日。實爲翁初度。伯子連設燕獻壽於翁親戚故舊。咸會一堂。云嗟乎。夫天與善人。於是乎可見矣。翁亡論奉公。蹇蹇匪躬之故。薦士達才。決獄利民。人陰受其賜者。嗟嗟皆然。宜乎仕則獲于君。治則懷于民。英髦麇至。桃李出門。下子侄森然。玉樹生階。庭入以奉太夫人。萬年之觴。出而頽乎。醉于賓客之間。欣然翁初遭家之不造。自奮勉厲。

官秩踰父祖。貽厥孫謀。而聲亦藉甚。而獨所不可知者。壽耳。然翁健履而富於聰明之用。不減少壯。八十九。至百不爽。若左券。可謂天之與翁全且備矣。詩云。爾受命長矣。蕪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余少爲諸生。初知于翁。誘掖薦達。被其庇不少於。是乎。余亦言天人之際。以爲壽序。云。元文四年癸未仲春。

筌蹄錄序

古稱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其舊矣。國之尚武也。蓋地氣使之然耶。昔在先王。載自日州。天誅造。

攻自長髓。以神武誕膺天命。而來鷹揚干城之臣。運籌廟堂。蓬頭短後之民。攘臂巷衢。而英氣之所蒸。鍾神秀。利刃銳芒。采鐵於山。往往出焉。無論水斷蛟龍。陸截犀角。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登城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乃鐵之神也。其爲傳國寶者。何啻禹之九鼎。夫九州之大。龍淵大阿。產鏃于荆山。湛盧于將吳。越之自出。其他寥寥乎。無聞惡知彼密邇吾圍。雖一水限之乎。而以地脉通焉。故使之然也。由此觀之。東方於尚武。蓋天性也。今昇平百年。講武之方稍衰。食伎術之人紛紜坐論。如搏風捕。

景不見以試焉則人亦受其誣有若北川氏少長孫  
吳之術奮然辟倪一世兼善擊劍都人士靡然鄉焉  
暇則與余二三兄弟伸畢于塾中每相謂曰丈夫當  
帶七尺而吾豈任匹夫之役行及亦細矣者也哉大  
司馬之職常以四時脩戰法乃備亂于不亂亦盛世  
之教也而王于興師執及先驅必也吾黨之士也頃  
撰擊劍書一編命曰筌蹄錄謁余序之受而卒業既  
有自序悉矣余復何言雖然乎有味乎命之也譬如  
偃僂丈人承蜩及其至也不自知矣惡得於言况乎  
施諸貌又何喻人人知此書爲筌蹄而知此技亦爲

理國之筌蹄而後古所稱衣冠帶劍君子之國也而  
不願甲冑帶劍也是北川氏之意也

柳翁八十壽序

柳翁今茲八十某月某日以懸弧之辰子孫諸侄及  
親姻義故相集置酒季子塲英謁余不佞序之不佞  
無文何言雖然嘗有聞焉翁之所以壽而子孫多且  
賢也良有以夫往昔豐王之扼腕于三韓以我侯伯  
西諸侯大兵征之福萬子從之奉旗斬將人賈餘勇  
而功最著迨韓京陷韓兵棄甲曳兵而逃福萬子逐  
北而收棄兒于道側孩笑不凡載與俱還而長諸家

以其獲于柳下遂氏焉。此翁之曾祖也。爾來世載忠貞而不貳。翁每語子弟曰：我十口得咸展足而不填溝壑，是誰之力？夫君者臣之所天也，父者子之所天也。自我棄兒，有諸家至今四世，恩同家人。此我有二天，豈如他來仕者耶？皂隸輿臺，天斯命之，勿一旦徼幸富貴哉！艱難憂感與家俱之，處之不易，此所以望於爾曹也。如惰于所務，謀事不忠，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於是乎翁攝家事，計入制出，米鹽靡密，無知而弗爲也。福萬子出奉命於他邦，入供職於藩廷，祭祀賓客，冠昏生死之供費，盡取給于翁，而不告。

匱爲宰，凡若干年如一日矣。前此十年讓事於其子，而隱於田園。雖良，則廣舍舟車，使令闕焉。于仲長公理之所云乎？健履足以代舟車，弊廬足以待風雨。背山臨流，竹木周布，菓園區別，牽牛嘯牧，丘月洗耳，掬蕨溪泉，逍遙乎不知老之將至矣。伯子嗣家，仲子作醫，叔子別仕，季子英以善書升於公，而有聲。其他子侄諸孫，且十餘人，彬彬砥行自愛，更陪侍膝下。歲時伏臘，擊鮮釀醇，俾翁欣然。卒餘年，此豈非翁之好德而天錫之景福耶？隲之於壽，而子孫多且賢也，良有以夫。爲之序云。

送南郡吉子玉之東都序

余嘗聞父老之言曰周之地出才人名士也振古然故吾藩摛紳先生以文雅稱者多自周南入仕云此地氣之俾然耶或栽培之功耶庸何能如斯也蓋周山以南一都會也其地負陰抱陽正子午之方位時炎涼之氣候巨海渺漫環其南峻嶺鬱蔥擁其北滔滔乎流其中間迺千里長江也山川之韶麗造化鍾秀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豈夫可誣哉在昔內藝興之伯西諸侯宿儒耆卿抱蜀典籍蓋歸乎來於是乎絃歌之聲聞于四境外風習所漸

文氣攸蒸才人名士徃徃乎出流風遺澤以至於今耶人或曰管相公之西遷以海風波繫纜于周南留滯數日周地因建廟堂崇敬奉祀數百年于茲維此神之所降祥也夫管公負英特資夙指揮斯文歷翰林陞台輔殆展回天之力禮樂文章延天之際於斯爲盛而蹇蹇之爲患中中山之篋遂竄鎮西嗟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之進退誠世運之所關係轉盛趨衰去文就武人天誰弗傷焉於是乎謚冊贈官極尊春秋謹其祭祀粢盛俎豆千載弗墜矣而土人之祀釐祈福也弗於貨財而於文藝也弗於延齡而於

脩德也。良有以夫。生而弗能施澤乎當世。其英發鬱勃之氣。韞而弗鬯。怏怏乎瘞于地下。豈莫待乎後世也哉。前有若縣良齋。若山復軒。後有今祭酒周南先生。及田郎山倉鹿門之儔。而館生南郡吉子玉。亦周人也。幼而敏學。脩辭復古。迺十有餘年。業日進一日矣。今春二月之東都。請益南郭先生。臨別謁余一言。余謝不敏。雖然。余與吉生同鄉。雖弗能列才人名士之林也。嘗諸父老之言。暫誦而告之而已矣。今館有粟信美。越長源。仲子路。皆蜚英名。亦周產也。吉生相共頡頏。他日幸乘昌運。有八士十亂臣之稱。而濟濟

以寧文王也。其庶幾乎抑。亦有如管相公者耶。若其行藏則天也。余何預論焉。吉生其能濟周之美。以爲贈。

上山家系序

夫上山氏大江之流也。其源出于平城天皇。其子阿保親王。位極一品。歷治部兵部彈正等官。侍女中臣氏有孕。賜之於備中。介大枝本主。孕婦所產之子。曰音人。音人雖親王之遺種。生長于本主之家。因姓大枝。其後上表。改大枝爲大江。其子千古。其子維時。其子重光。其子匡衡。其子舉周。其子成衡。其子匡房。



其子維順。其子維光。其子廣光。自親王至維光十二代。雖有盛衰。江家名官。或陞宰輔。或領學官。或歷國司治民之職。名顯當世。功傳後世。國史所載。昭昭然。至奧州公。功業益隆。而一族蕃昌。所領廣大也。上山稱號。起自奧州公。孫泰經。故此系始於奧州公。已上詳于官府所藏之系譜。今茲略焉。云爾。

華陽先生文集卷之五 終

華陽先生文集卷之六

長門 山根清子 濯 著

男 泰德有隣 校

門人 吉田文獻子 徵 輯

序

明倫館祭酒周南縣先生六十壽序

縣祭酒去載患疾。踰時而不愈。改歲之交。急矣。館下書生恐其不起。不佞清曰。不然。祭酒愈曰。庸何言焉。曰。余有說。請為諸君誦焉。如其當否。置而亡論。方今昇平百載。昌明敦龐之化。浹於海內。文氣所蒸。乃有

若物夫子。勃興于東都。有若伊先生。濟美于西京。雨伯陽室。士禮之屬。亦各發揮斯文。郁郁昭代。奎壁騰暉。雖比隆三代。何讓之有。尋而皆喪亡。今夫代興。執文柄乎海內者。縣祭酒暨南郭服氏。春臺太宰氏。僅僅乎二三子也。而施於有政者。唯祭酒一人而已。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蓋人之與國相為隆替。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周之所以為隆也。夫斗升之水。猶能生鮒魚。深山大澤。實龍蛇之所窟宅也。今海內之大也。文化之厚也。豈可無人也乎。且祭酒罔論文章典雅。能繼箕裘。稱藩儒宗。聲振兩都。語驚韓人。為

人温厚。長者豈弟。與人仕則獲于君。交則獲于友。先朝擢薛居州。侯側秉經侍讀。退食之暇。貴戚大夫延而為上客。虛左即弟子位。政與之聞。於是乎祭酒之德孚于上下。國中靡然鄉文學。藩新興學。使諸大夫。國人有所矜式。而春秋釋奠先聖先師暨養老之儀。其他凡百爾學宮之式。皆祭酒所制也。儒故與醫伍。此時擢列隊騎儒林榮焉。嗚呼叔孫通聖人哉。雖遭遇焉。依乎乃亦替古力也。余時擇館生受賜之多。而祭酒謙讓進故。祭酒倉實操為祭酒。自為侍讀如故。逮今侯嗣德尚侍左右。蘭花日芳。大得寵待。屬實操

氏卒始出爲祭酒而于今十年弟子益進余聞之也  
有德必得壽福善禍淫之道天網恢恢疎而不失祭  
酒未至中壽豈莫天酬之德乎疾起決矣後數月果  
愈今載延享之丙寅祭酒甫六十而五月哉生明爲  
其皇覽之辰也則親戚知友義故門人齎然聚而置  
酒高堂或詩或文各脩其辭而爲之壽不佞清辱列  
門下未列欲一言以祝焉而清之無文也亦何述焉  
會有曩者答館生之言今亦誦之以爲奉觴辭也已  
夫然則祭酒之壽實係于天而與時隆替 昭代之  
運如日之升如月之恒祭酒之壽如松栢之茂如南

山之不騫不崩景命於穆不已踰七跨八以登期頤  
豈有艾哉而有五男子咸鳳雛龍駒他日親見其飛  
騰則祭酒之樂也可知矣固不假華封之言而爲頌  
云

香川先生七十壽序

昔者吾藩縣次公祭酒學館也河魚腹疾夏冬移時  
而不間明年之春幾危至裁遺書而托後事館下諸  
生蹙頰相謂曰祭酒吾藩儒宗後進之所矜式也而  
吾侯眷顧亦不輕矣如不諱則吾儕小子之責在怠  
忽焉其謂之何都下名于技者咸來視履日盈戶而

盲之上膏之下攻達不及嗟乎祭酒不起吾將若之何余聞之曰余友人由菴氏雖少而老乎醫嘗負笈於京師事香川先生數年乃悉授其禁方而還知人死生決嫌疑方術大行向者余驗其技于吾母之與妻也大有驗矣請聘之治焉由菴氏世官周府相距百有餘里輶車招之有寒疾不可以風不敢來余倅道晉時爲館生扼腕曰祭酒急矣豈曠日乎哉夙興蓐食往親迎之由菴氏輿疾來望色聽聲診切其脈曰疾雖深乎未至危矣祭酒則可起也即服湯二三次病稍退五日半愈二旬而復故故都下盡以由菴

氏爲能生死人而人始知由菴氏之術之精而先生之教之妙也夫秦越人非常人也然而得非人之藥飲上池之水而後視見垣一方人淳于意亦不受師公乘陽慶則寧能盡去其故方更授禁方乎然則由菴氏於技也雖天性也無先生者斯焉取斯欲知其地見其草木弟子而如斯其師之賢可知矣尋原季麟熊玄叔倉玄孝福生橫生田生之屬彙如輩出皆束脩于門下虛而往實而來相共揚摧其道以鳴都下邦內靡然嚮化云余少遊京雖一面先生于伊氏余雅不喜方術漫而不省至今其所著之書遍海內

所教之術行藩中始欲執御唯賢知賢余之不肖宜哉失焉今載余從吾侯在東都藩邸由菴氏書告曰吾師香川先生今齡七十弟子之及門并散在四方者幾千人同謀爲攬揆之祝余匏繫薄官弗能會焉悵然自恨矣而凡天下物奇玩珍器無當先生之意者平素所尚唯文辭而已矣故謁吾諸兄弟作壽序或詩以爲賀筵之贈吾子亦勿辭嗚乎余也不敏何敢雖然乎余家數十口免短折夭亡之害也久矣此乃由菴氏庇而先生賜也而未能報之德也今幸命之亦何默焉若夫採金石草木之精華以扶老也此

自先生家事豈俟余之言也又以華封三言祝之顧諸門人既悉焉故余唯稱所親見由菴氏之業隆而先生之道益顯以爲序應其需也已

賀鑿官山脇先生五十序

栗文仲世業鑿少負笈于京遊於山脇先生之門數年道既通而還鴻術施于人大有效矣人或怪文仲今僅弱冠治療屢功殆過老成若或私淑異人禁方者也問之則曰余也何知惟遵吾先生之教也先生既厭晚季流弊專脩古方務用傷寒金匱千金外臺等而爲治矣非敢爲異也余從旁聞之拊髀歎曰有

是哉先生之業也。迴狂瀾於既倒，鳴乎時哉。時哉古  
人有言：文章關氣運，豈啻文章也。往昔仲尼歿七十  
子之徒，離散四方，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於是乎先王  
之道術始分裂矣。漢承秦火之餘，然而距古未遠，尚  
能以經術緣飾吏事，而後數百載。雖道隨世污隆，乎  
老莊申韓之徒，淆焉禮樂之化。詩書之術，不復行于  
世。至趙宋極矣。彼豪傑之士，以聖人之道自任者，亦  
皆禪學餘習，專以正心爲要。傲然曰：平天下，豈有他  
哉。舉此而錯之耳。斯所謂內聖外王之說，而先王道  
術墜于地矣。豈啻先王之道也。鑿亦然矣。夫黃岐邈

矣。職見于周禮，而左氏司馬之所載，緩和扁倉，其術  
昭昭焉。明矣。而獨張長沙之所著，特甚備焉。無以尚  
之。爾來代豈乏三世也哉。而稱國手者，寥寥乎無聞  
焉。亦至宋極矣。丹溪之徒，振起雖能，執一時刀圭之  
權，專主張補法。元氣王，則百爾疾病不治，而除此說  
一唱末派之弊，滔滔然不反。卒廢古人方法，攻達之  
技，皆束之高閣。是亦與所謂內聖外王，心正則國自  
治之說，同一揆。如合符節，豈非氣運使然也乎。明興  
而文章復古，然而未及經術。幸吾大東屬文明之  
化，有若伊藤氏始唱古學，至吾徂徠氏集大成，長夜

再旦日星麗天千載先王之道術復明于世而暨獨何無其人也後藤香川之徒輩出既嚆矢于洛下而復古未著矣顧其有嗣興而應昌運者也今聞文仲之言先生果其人非耶他日大成可跂踵而俟矣今載寶曆甲戌秋文仲來曰山脇先生年甫五十九月十八日正其懸弧之辰也故余謁吾諸友爲壽文詩子亦勿辭余之固陋也又不有一日雅乎先生何謾作焉雖然乎余嘗竊有所憶焉今請爲吾子述之夫應運而起者豈徒哉哉者培之傾者覆之天之所篤不遐有佐自今以往先生齒彌高德彌邵而復古之

業顯于一世自西自東靡思不服則豈惟先生之壽也民亦免于札瘥夭亡之害而海內咸得其壽也弟子得其術而傳之不朽則後世千載亦咸得其壽也詩云永錫爾類嗚乎先生之餘類其及人也廣矣哉遠矣哉於是乎可謂先生之壽如山如阜如川之方至於萬斯年介福無疆也因并向者旁聞之說序之以爲祝云

霸山集序

霸山集者余友人田子恭所著也余受而卒業喟然歎曰嗟乎子恭之於詩也蓋天性也而天之生才乃

有所限也乎。子恭幼穎敏，未冠廩于泮宮，博學多識，尤深乎詩矣。然而不欲以詩自見，當仕而執事也，便能言，微辭諷諭，未曾有與人爭論也。可以觀，可以群，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使於四方，能專對焉。若其觸興而永言，則未嘗視人，唯自以爲樂耳。是以雖同僚士乎，莫知其好學者也。溫柔敦厚之德，信乎朋友而獲乎上矣。行將大試用焉，不幸罹疾在牀，禔已六七年，使其得于天性者，不見諸政蹟，而發呻吟之餘，天之生才，果有所限也乎？夫子恭不欲以詩自見，豈欲以詩傳而詩盡乎？恭乎！昔王右軍以書掩其德，子恭

之於詩亦爾。然子恭年不強仕，一旦受天之祐，霍然病已，授之以政，則何必以詩傳哉！今之所業，或爲芻狗也乎？然則所謂天之生才，乃有所限也乎？亦未可知也。而其詩所造詣者，灑君已述之，余又何言焉？道其命於天者，以題其端云。

爲學正論序

昔周道衰，秦皇膺錄，而天地一變矣。雖漢唐之隆乎，不能復于三代，而禮樂之化熄矣。仲尼所傳先王之道，卒爲儒家者流，與諸子百家相抗，議論益密，而所見益小，其弊至宋極矣。幸吾大東屬文明之運，有



若徂徠先生之勃興也始唱復古之業先王之道復明于世然而未能施諸政教唯寓之言語文字之間故尚有閭閻者也余友人井良佐少長潛志于學頃有所述作以著其所見焉雖無文王猶興可謂豪傑之士也謁余序之余之固陋也又何言焉夫詩書禮樂之化不行于天下乃二千有餘載矣吾邦中古以降不脩賓興之禮而鹿鳴之歌廢士之生此世也不得以出而行道於本朝之上則其所蘊畜乃不得不載之空言也宜哉良佐之有此議論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余今老矣何得見良佐之志行于世也於

是乎慨然序之云

大夏奈君六十壽序

余友大夏奈君少小好學志尚清高為官凡數十載以經術緣飾吏治所處咸底績焉而居恒自稱祿隱退食之暇從容乎采菊東籬或稱羲皇於北牕蓋比陶彭澤也而其稱祿隱者亦乃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之意乎或曰曼倩之仕漢也當武皇多欲之朝耀威武乎四裔拓土千里遐夷貢獻志滿氣盛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曼倩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至公車上疏安得說聽

行通身處尊位哉於是乎滑稽韜光時察幾以納約  
遠巧佞退讒言悉力盡忠埤益亦為不尠矣而自謂  
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是  
乃弄世之言已矣陶彭澤者晉遺民也曾祖侃大司  
馬于司馬朝建功顯勲柱石於國歷歷其孫豈敢北  
面於劉宋也折腰五斗託以避焉已矣今非然也昇  
平百年藩國世祿奈氏父子相承奉秩世莫墜焉矧  
乎大夏氏才俊逢時轉遷寵綏人之所歆艷也安有  
取夫二子也哉弟子惑焉余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  
能備也大夏氏為人廉潔疾夫濡首勢利無厭者蟻

慕蠅營孽孽乎掃門望塵無所不至苟能得補一職  
任一官則意氣揚揚察其眉宇栩栩然大夏氏周旋  
其中若將浼焉故其厭折腰稱祿隱者亦乃激世之  
言也不然則躬行君子之道立清明之朝從政者豈  
其如斯偃蹇哉子與氏所謂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  
教誨之而已矣嗚乎大夏氏之意微乎微哉今茲齡  
六秩降誕佳辰諸子張宴親朋盍簪各有賀章余以  
文相會已幾十載固弗可以已矣今顧大夏氏之壽  
其無疆也可知矣素行自比曼倩彭澤是乃其兆乎  
夫豈有意祈壽而為之信自然之符也傳曰至誠之

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見乎蓍龜，動乎四體。豈可誣哉。彭澤雖不列仙乎。自記桃源，避秦以至晉末。凡五百有餘載。彼中人不知有漢魏也。歲星精降于人。三偷瑤池之桃。大夏氏雖未脩其道。然而動靜云爲，皆克肖焉。而壽獨弗克肖乎。故余序向者，應或者之言，以爲祝辭。

長門癸甲問槎序

余及覲韓使，四修聘也。閱其所唱酬者，辛卯幕中李東郭已超乘矣。爾後此行，南秋月，成龍淵亦爲巨擘焉。然而皆操其土風蘓黃末派之雄耳。如夫筆語者，

應酬敏捷，頗似得縱橫自由者也。是其生平之所業，習慣如天性，而唯是應務而已。何有文章之可觀。蓋韓土取士之法，一因明制，廷試專用濂洛之經義，主張性理，以遺禮樂。故文唯主達意，而修辭之道廢矣。宜乎弗能知古文辭之妙，而列作者之林也。此邦昌明敦龐之化，有若物。夫子勃興，唱復古之業。五六十餘年來，多士炳蔚。文者修秦漢已上詩，亦不下開天。吾藩之設校也，先得其教者也。觀辛卯以來，唱酬集梓行于世者，可見矣。矧乎此行，以鶴臺氏之業蒞焉。與彼曷爭晉楚之盟。吾小兒輩亦從行，如執旗鼓而

周旋則報泚水之捷亦何難焉。雖然韓使修聘固大  
賓也。瀕海諸侯謹供是役舟楫之戒饗餼薪芻無弗  
具備唯恐違 國家柔遠之意也。以故系其色孫其  
言而不相抗從容乎揖讓于一堂上固君子無所爭  
亦可以見昌明敦龐之化而已矣。

贈固上人住持仙崎極樂寺序

長門仙崎志津山極樂寺虛席請純固上人住焉。或  
曰上人其榮矣哉。僧臘未至不惑而住持大寺且上  
人所自出者來陽山也。籍長榮山常念寺其山不甚  
崇焉。志津山直隸總本山京洛花頂與灞城常念赤

馬引接等共是邦內之大寺也。上人其榮矣哉。余聞  
之曰然矣。上人豈夫然乎。為人耿介有志尚家舊貧  
困幼作僧糊口來陽山至稍有知焉。乃脫身抵東都  
遊三緣山去國三千里。榮榮子立形影相弔人不堪  
其憂。上人不改其操好學勵精素業餘力造詩屬文  
旁及外典通經史百家之言臘夏累功成道而還同  
門僧侶咸刮目見焉。而論經說法風靡都下善男僮  
女蟻慕聚矐於是乎。或介招以有此舉也。顧今世僧  
之誇榮曜求富貴也與駒財死權者奚擇。豈是瞿曇  
氏之道也哉。上人固不然矣。夫仙崎者距灞城六七

華陽集 卷之六  
十里在海西垂漁戶商家群萃州處而土樸人質俠  
少輕薄之徒鮮矣况無肥馬華轂揚塵之衢何有五  
侯七貴奔勢之門山川蕭灑自然出俗盈盈一水僅  
限華域朝鮮渤海遙相對焉北望三島近矣東南斜  
連赤水列子所謂渤海之東大壑中有五仙山假寓  
其言而豈徒哉山採靈芝水探玄珠羽客道人或所  
往來周旋于其際之處也耶亦未可知也邑稱仙崎  
其名亦可思焉俗之流而漓也破觚而爲圓刻朴而  
爲彫雖不古處于我乎上人擇而處之嗚乎夫有心  
哉山之崇也寺之大也上人其榮焉哉或曰者何知

上人之高尚也今將之仙崎臨別謁余一言余之不  
敏何有君子之言序向者所解諭或曰者以爲贈焉

### 海北君五十壽序

是歲明和戊子海北君行年五十矣七月癸卯正其  
皇誕之辰也家臣若生來曰吾主之於邦也貴戚世  
卿况親托肺腑久執國柄誰亦不鄉往焉咸莫不各  
脩其祝辭以爲之壽也然而吾所願則得鶴臺及子  
之文以爲侑觴敢請莫辭焉余曰不佞清少在周南  
鄙而技雕蟲爲先大夫大了君見一顧焉幸接尚文  
之機會過被拔擢穀于文學尋至今君亦辱眷顧時

時延陪文筵。嘗受置醴之寵。雖無生之言乎。豈可已矣哉。乃四方賓客。或文或詩。咸以華封天保之祝。致諸下執事。余之不敏。且老耄。亦何言焉。余客歲奉命視周府鄉學。路過城山之麓。君之封邑也。鄉俗和順。行者避路。耕者讓畔。太異昔時之風。余心怪之。謂鄉父老曰。海北民舊勇悍。子弟任俠。使氣或事爭鬪。于他境放縱不羈。動犯國禁。嗙嗙觸刑辟者。亦有之。而今若此。則何哉。父老曰。子未聞乎。我先君之仁。徧於封內。人咸霑濡其澤。今君亦能以恭讓先于人。奕世濟美之功。不知不識。風移俗化。吾未覺異于昔時否。

也。余聞之。喟然歎曰。德之流行。夫如斯乎。乃大了君之仁。奚啻封內。闔國咸懷其惠。聲藉藉乎海內。固亡論焉。今君謙遜虛冲。不挾貴。不依勢。自豐城公子來。位於大國上卿。且以侯之同胞。又握國權。凡十數年。而恭讓益甚。殆同正考父。僂偃循墻而走矣。書稱帝堯曰。允恭克讓。文王泰伯仲尼之德。皆稱恭讓。德雖多品乎。加至者。并孝唯三矣。已乃君得之于天。而施諸民焉。語曰。以禮讓為國乎。何有立朝行政。下民所化。自不好犯上。而無爭奪之意。獄訟不興。刑罰日省。邦內案堵。豈可弗謂仁也。仁者壽。君之壽可知矣。且

大了君之積善也。齡未至始衰而卒，乃不享報于其躬而貽厥子孫。今君并兼餘慶，厚集諸其身，斯何夫有盡哉！踰耆老過耄耄，以至期頤不爽如左券矣。若生悅曰：哿哉子之言也。雖古之善禱，莫之尚已。稱觴薦其辭於君前，以爲壽則其悅亦可知矣。余曰：昔衛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作懿戒以自儆也。故謂之叡聖武公。君今甫知命，能服官政，定猶豫，決嫌疑，深計遠謀，他日之業未可量矣。培植之厚，天報亦未可量矣。然則君之壽奚祗家之慶也哉！實邦之祥也。

華陽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華陽集卷之六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